

在不沉的湖中

孟馳北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在不沉的湖中

孟馳北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在不沉的湖中

孟 馳 北 著

*

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9/16 字数 20,000

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四月南京第一次

印数 1—12,090

統一書號：10100·415

定 价：(6)三 角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作者的小說、特寫集，共包括四篇，反映的都是厂矿里的职工生活。

“在表演之前”，描写了劳动模范張明根因为个人主义的发展，碰到了种种痛苦的遭遇。在自觉的斗争中，作者描写了他的转变过程。

“第一鑽”，反映了煤矿工人在建設地下电车道的主人翁的劳动态度，描写了鑽工胜利地打下第一鑽的生动情景。

“矿山里的故事”，描写一个女学生参加鉄矿建設的故事。作品細致地表现了女主角在生活中的鍛煉过程，描写了她的英雄品質的成長。

“在不沉的湖中”，这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报导。青年技工吳傳經，因为追求“一鳴惊人”的創造，而忽視了本位工作，造成生产上的重大事故。作品叙述了他怎样在集体的帮助下，端正了劳动态度，取得了成績。

目 录

在表演之前·····	1
第一鑽·····	39
矿山的故事·····	52
在不沉的湖中·····	97

在表演之前

晚上，張明根臨出車間時，黨支部書記謝明通知了他一樁事：三天以後，全市約三百個機械工人代表和學生將到廠里來參觀他的操作表演，要他作準備。張明根聽了，微微點了點頭，淡淡地“嗯”了一聲就走過去了。謝明望着急速消逝的張明根的背影，默想了好半天，才走回去。

事情的確也奇怪，若在半年前，張明根聽到這消息，准會神經緊張起來，結結巴巴地說上一聲：“怕不行吧”！可是現在，他竟然看得這樣的不在話下了，連句謙虛的話也不肯說了。

說實話，一年前，他在廠里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工人，上班來，下班走，很少有人注意他。周圍的人提到他時，頂多也不過說上這麼一句：“張師傅為人很忠厚，技術也不壞。”

自從年底他和黨支部書記謝明交上朋友後，早上談，晚上聊，不知開了什麼竅，在增產節約運動中，接連創造了十二種工具，改進了七種操作法，生產如雨后春筍，節節往上冒。

這一下，“張明根”這個名字，頓時象游雲一般四處飄揚開了。攝影記者紛紛來到他的車床邊，捏亮銀光耀眼的鎂光燈，拍取他的鏡頭，報紙上接二連三地登出了描寫他的大塊文章，大紅花在家里整整盛了一籃子還有多的，獎品、獎狀在箱子里裝都裝不下，他不得不到街上新買了一只櫥櫃。許多光榮

的头銜也都落到了他的头上：人民代表啦、职工代表啦、工会委员啦……有时猛然有人問起：“張明根 你究竟是身兼几职呀？”这一問，連他自己也数不完全。

本来他是个好靜不好动的人，工厂离城只有四、五十里地，有铁路，又有水路交通；可是一年中他难得有几次到城里去。即使在星期天他也不远行，要嗎，找两个老朋友到附近菜館里喝喝酒；要嗎，就拉着他心爱的小女儿到运河边上去釣魚。可是自从他名噪全省后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。火車送，汽車接，今天这儿請他作报告，明天那儿邀他参加少先队的队日，全省一些有名的城市，几乎都有他的足迹。原先認識他的，連亲戚在內也不过四十多人，可是現在，上自省、市、党政首長，下自各行各业的工人，認識他的沒有一万，也有七、八千，至于聞其名而未見其面的更是数也数不过来了。

有一次，他到乡下探亲去，剛一进庄子，一群青年男女就一拥而上，把他圍了起来，还向他祝賀，爭着和他握手，活潑的姑娘們还掏出揣在口袋里的紀念冊請他签名留念。張明根惊讶起来，問道：“你們打哪里認識我的？”回答是一致的：从报纸上。

最初，当这些荣誉落到他头上时，他真有些受寵若惊了，虽然也感到幸福，感到欢乐，可是，比这更甚的是一种莫名的不安之感，常咀嚼着他的心叶。白天黑夜，他老这样問自己：“我到底算个什么呢？怎么一下子会变得这样呢？”有时他在床上輾轉想上半夜，也找不出个滿意的答案来。

这个悶葫蘆在他心里別了很久，他也征求过几个老朋友

的意見，老朋友的想法是：“那是因为你生产好，对国家有貢獻嘛！”这种說法張明根也不認為对，他自己早就算过帳了，他觉得自己的生产是比別人好些，毕竟是些小玩意，那能就值得如此的光荣呢？

一个初春的晚上，他从市里开会回来，心情忽然由不安变得沉重起来，他感到非要解脫不可，他就拿着一份獎狀向党支部办公室走去。支部書記謝明，正坐在火爐边面朝里看东西。張明根輕輕走过去，一把捏住支部書記的手，什么話也沒說，就把那份獎狀塞到支部書記的怀里。謝明一时弄得莫名其妙，連声惊奇地問他，好半天他才說了一句：“我不配。”說的时候，兩眼都潮湿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和支部書記談了一个整夜，把心里的什么話都倒出来了。謝明 尽其 所能地向他作了解釋。在張明根看来，那晚他从謝明的口中获得了不少 启示，但影响更深的还是这么一点：自己有今天，是党培养的結果，自己有荣誉，也是党的荣誉。从这以后，每逢他再遇到荣耀的时候，他就这样想：这都是党的功劳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不安的心情虽不能完全消褪。但总可以減輕不少。

此后，張明根接触了更多的人，經历了更多的場面，記者們繼續以最美丽的字眼写他，凡是他走到过的地方，总有人用敬慕的眼光看他。有人称他“神快手”，有人說他是“青年工人的榜样”，也有人譬喻他是“江苏的斯塔汉諾夫”。这些美好的贊語，他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或是看到。久而久之，他都默認了下来，慢慢地他对謝明的那一席話又不完全信服了。他又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：既然全厂近四千人都是在党

的培养下干活，为什么唯独自己这样紅，这样地受人尊敬呢？一定是自己身上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，而这东西在别人身上是找不到的。他开始在自己身上寻找那别人所沒有的奇異之处了。

三月間，他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，向他講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故事。

据他母亲說：当他五岁的时候，家住在上海一条小里弄里。一天，有个算命先生，誰也沒去請他，自己竟推开門走进来了。一来，就逕直走到張明根的身前，摸了摸他的額骨，忽然大惊失色地說：“这孩子真不凡，要是能平安度过白虎年，将来准是个貴人”。他母亲为了讓他平安地度过“白虎年”，順着算命先生的話，把他的乳名改成“吓虎子”。他母亲講完了这个故事，还煞有其事地說：“这个先生真神，真叫他算准了。要是他还活在阳世間，真得报答报答人家。”

四月初，他嫂子又从乡下来了，一进門，連包袱都沒丟手，就拉扯住張明根的膀子說：“你还蒙在鼓里呢？在我們庄子上，前鄰后舍，哪个不曉得你，乡下人都說咱們張家出狀元了。現时是不兴了，要是逢上早先那些年岁，家門口鞭炮也辟里拍拉放起来了。說不定喜报也貼起来了。总算咱家祖宗沒行过惡，积下了这份功德，在你身上出头了。咱們做嫂子的也有了面子了……。”

他嫂子是在乡下做小生意的，她来是向張明根借錢的。張明根連哼都沒哼一声，就給了她五十元。她那張嘴更是滔滔不絕地唠叨个不休了。她还說，她一嫁到張家的第三天，就領

着張明根上她娘家回門，正好她娘家請了个巫婆来看風水，那巫婆一見張明根的長相，就把她拉到后面一間堂屋里說：“那孩子生得付富貴相，現在有五鬼陰魂纏着他，你是他嫂子，你回到家，快买点香燭紙錢，在七九天燒化燒化，這孩子就會逢凶化吉的。”

回到家，她照着办了。提起這件事，她還用一種邀功的口吻說：“要不是燒化了那些紙錢，說不定……”

張明根在听這些話的時候，嘴里一個勁地駁斥：“別扯淡了，你們還是封建腦筋。”可是心里却不知怎的，樂吱吱的。有好些時候，他還回味過他母親和嫂子的這些話。後來，他完全肯定了這樣一種假設：如果自己沒有天分的話，就是黨再培養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這些日子來，他的心里總象多了一樁什么事，對自己的談吐，舉止都十分留神；因為他感到：既然自己是有天分而又揚了名的人，就應該有一個不同于尋常的樣子。

這天晚上，他聽到謝明說的話，說大批工人和學生不日要來參觀他的操作表演，他實在不當作什么一回事了。他認為：自己的技術明擺在那里，看就讓他們來看吧！幾個月來，表演、參觀，已經象家常便飯一樣，没有什么好準備的。可是當他走了一段路，他忽然想起往常幾次表演後，別人對他的技術都是稱贊得了不得，可是由於自己在別的方面留神不夠，因此也曾有過些尷尬的場面。

譬如四月間的一次表演，那次因為事先沒有打好個底稿，臨了，別人突然要請他登台演講，這下可把他弄得進退兩難

了。不去吧，盛情难却；没法想，只好硬着头皮跑上台，哼啊哈的，半天也没说出个什么名堂来。当时他觉得在场的都是工人，谁也不会笑话他的，自己也没介意；可是事后，比如现在他猛然想起来，他又倒觉得那场面有些难堪了。他想：上次听了他讲话的人准会这么说：“他技术是有、讲话到底还象个大老粗，不灵光。”

又如四月初，他又一次到外地去表演，一个青年姑娘跑上来请他题字，也因为自己是仓惶上阵，半天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。咬了好一阵笔杆子，才勉强挤出了三颗字：“劳动好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张明根直觉得满脸发臊，他想，那个女孩子准会在背后说到底工人的文化不高……这么一想，他觉得这次万万马虎不得了，否则，自己哪里还象个有天赋的人？即或在技术上受人夸奖几句，而在别的方面又丢了脸，也算不得什么光彩。

他一路走，一路想，想着这次应做的准备工作。别人向他招呼，他也没瞧见。

在过铁道的时候，一辆机车从侧面隆隆驶过来，他竟也没有听见。要不是别人拉他一把，他还要往前闯哩！

走到厂门口的时候，他被一阵笑声夺去了注意力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在那镶有飞檐斗拱并装璜得满目琳瑯的功臣榜前，围着很多人，连工会主席也站在那儿谈笑呢！张明根猜想准是又有谁的照片要贴上去。这些已经引不起张明根的兴趣了。他本想绕到另一条小路上走出去，可是他想起那上面也有着自己的照片，多日没有来瞧过，他忧心是否已经变色了。

怀着这分对自己照片的眷念心情，他就逡直走了过去，一直走到工会主席的身前。

工会主席是个矮个儿的中年人，臉上紅噴噴的。他手里捏着一張照片，正和旁边的人說笑。一見張明根来了，他就指着照片对張明根笑着說：

“你看！又是一个人材！”

張明根接过来一看，是个挺秀英俊的小伙子，兩眼炯炯有光。他模糊記得，似乎在哪里見過；可是叫不出名字，他就問：

“是哪个單位的？”

“是机械車間的小徐，怎么你忘啦？”工会主席說。

“噢！是他哦！进步得真快！”他随口答了一句，可是心里还惦念着自己的照片。

“他也是学了你的經驗才摸到窍门儿的。”

“哪里的話！”張明根漫不經心地客气了一下。

这时，工会主席轉身和別人啦呱去了。張明根又仔細瞧了瞧小徐的照片，只見色澤鮮明，神彩奕奕，又配着那一身毕挺的衣服，真够吸引人的。他不由得翹起眼皮去看挂在功臣榜最上角的那張他自己的照片；那还是在兩年前弄游泳証的时候拍的，头发蓬松着，領子敞着，拍的时候是迎着阳光站的，双眼眯着，只剩下兩条小縫，加上风吹日晒，照片上斑斑点点，还有不少剝落处。他越看越觉得不雅觀，再和小徐的照片一比，他簡直感到羞慚起来。

他想：“我的照片在这上面是坐陣的，这付歪头斜眼的样子，一点不象我，貼在上面也不合我的身份，得換換才行。”

他記起一个月前，上海劳动报的記者給他拍的那張，才很有些派头哩，光是墜在胸前的那一排獎章，就远远賽过小徐，他很想向工会主席講一声，可是他蒙朧意識到这是樁羞于開口的事。他在功臣榜前盤旋了好一会，一直等工会主席把小徐的照片貼好后，他才湊上去說：

“这上面的照片也該換換了吧？”

工会主席沒有听懂他的意思，却理解到另外一個問題上去了。說道：

“我們只希望一張張加上去，不希望換下来，換就說明起一个倒一个，那我这个工会主席就該打屁股去了。”

張明根見他不懂自己的話的意思，也不便再說，只好无可奈何地順口說下去：

“我就保不定要倒下去！”

“好吧！你現在就倒給我們看看吧！我們这里有这么多的人来扶你。”工会主席打趣地說。

旁边的人都哄然一声笑了，張明根也笑了。

眼見工会主席和別的人都四散走开了，換照片的事沒法再提了。張明根也就快快地向厂外走去。

走沒几步路，他忽然想起这个功臣榜象屏风一样对直豎立在厂門口，外来的客人一進門就会看見。特別是后天来參觀的那些人当中，不少人只是聞他的名，还未見過他的面，要是他們一来就从那个照片上看看自己是这付样子，那多煞風景。

他想去找工会主席，回头一看，工会主席已經去远了。他

就这样想：不如自己去把它摘下来，明天一大清早，把那張有派头的帶來換上去。他剛要轉身回去，可是他又覺得这样不好，他担心要是被別人曉得了，那多沒有意思，人家会不会說：“張明根这家伙多小气，到底做模範了，就變了。”不去摘吧！可是心里實在過意不去。就这么猶豫了好一陣子，已經走到大橋邊了，他又折身回去。他決心要去把它摘下來。

幸好功臣榜前寂無一人，他躡手躡腳地走到跟前，剛要伸手去摘，忽然背後响起了一陣沙沙聲，張明根猛地一驚，身子連忙向後一閃，那顆心簡直象要迸跳出來一般，他躲在那濃密的樹影下，側耳細聽，那陣沙沙聲竟消失了。他慢慢伸出頭去看，奇怪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頭上的梧桐樹葉在輕輕作響。他才知道那不過是風吹樹葉的響聲。他平下心來。

第二次他又走過去，一把扯下那張照片，把照片塞在褲袋里，連忙往外走，那種驚惶的心情簡直象身後有人追著似的。一直走到合作社門口，神色才好了些。

照片是摘到手了，可是他又後悔起來，他不住這樣責備自己：“我怎麼做出這種見不得人的事來了呢？要是被別人曉得，我怎麼好見人呀？”可是他反轉來一想：舊的換新的，橫豎是自己的，又不是冒名頂替；這也算不得什麼錯處；再說自己是全廠的旗幟，自己的照片不好，被外人看了，也會影響到廠里的名譽的。趁早把它換掉，也是為全廠着想的。這麼一想，他倒覺得自己很對。他就在合作社里買了兩塊咖啡茶，照旧怡然自得地走回去。

回到家，已是上燈的時分了。他妻子正焦急地站在門口

等他呢，一見他來，就說：

“飯都涼了，今天給你煨的鷄，你好好地吃一頓。”

張明根哼了一聲，就登上樓梯，在轉彎處，他停下來說：

“你去問問，那天送到裁縫鋪里的中山裝弄好了沒有？”

“你看你，怎麼這麼會忘事？不是說好到月底才拿嗎？”他妻子也跟上樓來。

“月底要等到哪一天呀？後天有好幾百個人要來看我表演呢，就穿這麼件老布衣服成什麼體統？”

“再急也不行，說好了是月底去拿的，今天才二十呢。你算算看。”妻子為難的道。

張明根聽得有點不耐煩了，聲音也生硬起來：

“你就對他說，這套衣服是我張明根穿的，請他搭個夜班趕一下。”他加重地說：“無論如何請他趕一下。”

“就是王明根也沒用，人家趕不出也沒辦法呀！”

“你少和我頂嘴！你照我的話去說！”

他妻子不便多說，就到廚房里把燒好的菜飯端到大紅油漆的桌子上。侍候着張明根吃完了飯，收拾好家俱，妻子就照張明根的吩咐，上街到裁縫店去了。

張明根走進隔壁一間套屋里，擰亮電燈，順手找了幾張紙頭，擰去了桌上的灰塵，用大玻璃杯滿滿泡了一碗咖啡茶，然後坐下來，按着路上想好的進程來準備。

從以往幾次的經驗來看，他斷定在表演前或者表演後，外來的客人一定會請他作一番演講，而演詞的好壞對自己的聲譽有極大的影響；因此，事先擬好一個演講稿，就是頭等重要

的事了。

他拿出紙筆，凝神思考了好一會，始終沒有落筆。構思來構思去，他都不滿意。他覺得這篇演詞不能是平平淡淡的，應該出奇制勝。對，應該出奇制勝，可是怎麼出奇呢？又怎麼制勝呢？半杯咖啡都喝掉了，擺在眼面前的那張紙卻還是潔白潔白的。他搔了搔頭，咋了咋嘴，拿着那支鋼筆在空中畫了半天，就不知怎麼寫是好。

想着，想着，他忽然省悟到了這樣一點：一般工人講話，總是張口車床，閉口還是車床，沒有一點文氣，要是在講話中能用上許多成語和典故，聽的人一定會說這人是有才學的人。這一下，他認為他終於摸到了草擬演詞的路數了。

就在這當兒，他忽然懷念起他早已去世的父親來了。他父親是浙江紹興人，曾在一個縣衙門里作過師爺，平日滿口的“之乎也者”。去世前，他曾逼着年方十歲的張明根讀過四書、幼學、秋水軒尺牘……雖然日久天長，他讀了的已忘的差不多了，可是張明根還殘缺不全地記得幾句。他再也沒有想到，那些東西竟會在今天有了用場。

這個竅一開，他就趕忙執筆寫下去。凡是能扯上去的成語和典故，他搜盡枯腸都搬上去，什麼“緣木求魚”啦，“守株待兔”啦！“塞翁失馬”啦……都拼湊進去了。

寫好了一段，他放下筆來，用欣賞的心情讀了一遍，他很滿意。他覺得這些話講出後，工人代表不消說要驚服他的文化，就連那些學生也會暗暗說一聲：“他可真不簡單哩！難怪是個勞模。誰說工人都是老粗？”

可是在欢欣之余，他又发现这样写也并不完善。他觉得在讲话中光弄些典故上去，里边一点没有新的名词也不行呀，别人会耻笑自己政治水平不高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又从抽屉里翻出了那本厚厚的纪念册来，一页一页地翻着，看早先听过的首长的报告，从中又找到了许多可以引证的词句。然后他提笔再写第二段，第三段……在后面几段中，他又用上了“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”，“阶级斗争的反映”……等等。写好了，他作了些改动，然后象朗诵诗歌一样宣读了一遍，他十分满意，觉得这篇演词连自己的心都给深深地打动了。他放下笔，象他平常做完了一天工一样，高兴地伸了伸懒腰，一口气把杯子里的咖啡都喝得净光。

大概因为不习惯写东西，他忽然感到头有点发胀，他走过去，顺手推开那扇挂有绿色幔帷的窗户，想去呼吸点清凉的空气。

窗外是一片耀眼的灯光，那许多个烟囱象擎天柱一般竖插在夜空中。运河披着迷离的夜幕，微闪着波光，岸畔一堆堆垂柳的暗影，很使人容易联想起席地而坐那正在互道衷肠的对对情侣，几只渔船静静系在岸边，船舱里传来阵阵婴儿的啼哭声。越过运河，再朝前望去，就是被夜色染得象墨一般黑的田野，安静得象熟睡了似的。只有远处的抽水机，还在不疲倦地歌唱着。看着这一切，再想起不日他将有一个成功的演讲，张明根顿觉心曠神怡，他簡直忘却自己是站在窗台边，幻想已把他带到了个盛大的会场上，他好象正在台上演说，近千的人在向他鼓掌，欢呼……

機車的一声嘶叫，惊散了張明根的遐想。他关好窗戶，又回归到自己的座位上，重新拿起那份底稿看看。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另一个問題：演詞的好坏固然有关系，演講时的腔調、手势、态度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他想起好象誰和他講过这个道理。不錯，有一次表演会后的演說，一个外省的記者，就向他提过这样一个意見。他簡直象哥倫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高兴得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差一点把这个疏忽了。該死，这还是重要的一方面呢。”在这方面，他最近两个月来，已从党政首長的身上留神观察到了不少可以模仿的东西，譬如在上台的时候，不能对直往上爬，應該先緩緩地从座位上立起，繞过第一排的群众，从側面阶梯上去。走到台中間，底下准会涌起掌声，这时千万不能慌，就應該用鎮靜的目光向全場扫射一下，然后微微一鞠躬；如果这时掌声未息，自己也应该鼓掌相和。講的时候，兩眼不能尽盯演講稿，應該不时把視線移向全場……想起这一些，張明根就以那桌子作講台，自导自演地練習起来了，他練得那样的認真，一点也不比他操作表演时差些。

这当儿，有人敲門了。張明根以为是他妻子回来了，他就說：

“你先去睡，我有事呢！”

“是我！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張明根听出是党支部書記謝明的声音，赶忙走过去把門开开。

謝明手里拿着一枝簫，肩膀上还搭着兩条楊柳枝，显然是